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第四十二回 開女試太后頒恩詔 篤親情佳人盼好音

話說唐敏問小山道：「何以明年考試，就把想頭歇了，這卻為何？」小山道：「考期如遲，還可趕緊用功；若就要考試，姪女學問空疏，年紀過小。何能去呢？」唐敏道：「學問卻是要緊；至於年紀，據我看來，倒是越小越好。將來恩詔發下，只怕年紀過大，還不准考哩。你只管用功。即或明年就要考試，你的筆下業已清通，也不妨的。」小山連連點頭，每日在家讀書。到了次年，唐敏不時出去探信。這日，在學中得了恩詔，連忙抄來，遞給小山道：「考才女之事，業已頒發恩詔，還有規例二條，你細細一看就知道了。」小山接過，只見上面寫著：

奉天承運皇帝制曰：朕惟天地英華，原不擇人而畀；帝王輔翼，何妨破格而求。丈夫而擅詞章，固重珪璋之品；女子而爛文藝，亦增蘋藻之光。我國家儲才為重，歷聖相符；朕受命維新，求賢若渴。關門籛俊，桃李已屬春官；《內則》遴才，科第尚遺閨秀。郎君既膺鸞荐，女史未遂鵬飛。奚見選舉之公，難語人才之盛。昔《帝典》將墜，伏生之女傳經；《漢書》未成，世叔之妻續史。講藝則紗櫺、綾帳，博雅稱名；吟詩則柳絮、椒花，清新獨步。群推翹秀，古今歷重名媛；慎選賢能，閨閣宜彰曠典。況今日：靈秀不鍾於男子，貞吉久屬於坤元；陰教咸仰敷文，才藻益徵競美。是用博諮群議，創立新科，於聖歷三年，命禮部諸臣特開女試。所有科條，開列於後：（一）考試先由州縣考取，造冊送郡，郡考中式，始與部試，部試中式，始與殿試。其應試各女童，先於聖歷二年，在本籍呈遞年貌、履歷，及家世清白切結。以是年八月縣考，郡考以□月為期，均在內衙出題考試。仍令女親屬一二人伴其出入。其承值各書役，悉令迴避。

（二）縣考取中，賜「文學秀女」匾額，准其郡考，郡考取中，賜「文學淑女」匾額，准其部試；部試取中，賜「文學才女」匾額，准其殿試。殿試名列一等，賞「女學士」之職；二等，賞「女博士」之職；三等，賞「女儒士」之職；俱赴「紅文宴」，准其年支俸祿。其有情願內廷供奉者，俟試俸一年，量材擢用。其三等以下，各賜大緞一匹；如年歲合例，准於下科再行殿試。

（三）殿試一等者：其父母翁姑及本夫如有官職在五品以上，各加品服一級；在五品以下，俱加四品服色；如無官職，賜五品服色榮身。二等者：賜六品服色。三等者：賜七品服色。餘照一等之例，各為區別。女悉如之。

（四）郡考、部試取中後見試官儀注，俱師生禮。其文冊榜案，俱照當時所賜字樣，如縣考則填「文學秀女」，郡考則填「文學淑女」。

（五）試題，自郡、縣以至殿試，俱照士子之例，試以詩賦，以歸體制。

均於寅時進場，酉時出場，毋許給燭；違者試官聽處。至試卷除殿試外，餘俱彌封謄錄，以杜私弊。

（六）籍貫：無須拘定。設有寄居他鄉，准其聲明，一體赴試；或在寄籍縣考，而歸原籍郡考，亦聽其便。

（七）郡縣各考，或因患病未及赴試，准病痊時於該衙門呈明補考；如逾殿試之期，不准。

（八）值部試，如因路遠乏人伴送，或因患病未能赴試者，如果文學出眾，准原考各官據實保奏，另降諭旨。

（九）凡郡考取中，女及夫家，均免徭役。其赴部試者，俱按程途遠近，賜以路費。

（□）命名：不必另起文墨及嘉祥字樣，雖乳名亦無不可；或有以風花雪月、以夢兆、以見聞命名者，俱仍其舊，庶不失閨閣本來面目。

（□一）年□六歲以外，不准入考。其年在□六歲以內，業經入室者，亦不准與試。他如體貌殘廢，及出身微賤者，俱不准入考。

（□二）詔下之日，亟擬科試以拔真才。第路有遠近，勢難驟集；兼之向無女科，遽令人試，學業恐未精純。故於聖歷三年三月部試，即於四月舉行殿試大典，以示博選真才至意。

於戲！詩誇織錦，真為奪錦之人；格比簪花，許赴探花之宴。從此珊瑚在網，文博士本出宮中；玉尺量才，女相如豈遺苑外？丕煥新猷，聿昭盛事。

佈告中外，咸使聞知。

小山看罷，不覺喜道：「我怕考期過早，果然天從人願！今年姪女□四歲，若到聖歷三年，恰恰□六歲，有這兩年功文，盡可慢慢習學。」唐敏道：「我才見這條例，也甚歡喜。不但為期尚緩，可以讀書；並且一詩一賦，還不甚難。我家才女匾額，穩穩拿在手中了！」

小山自此雖同小峰日日讀書，奈父親總無音信，不免牽掛；林氏也因懸念丈夫，時刻令人回家問信。這日，正在盼望，恰好唐敏領林之洋進來。林氏見了，只當丈夫業已回家，不勝之喜。慌忙見禮讓坐；小山、小峰也來拜見。林氏道：「哥哥只顧將你妹夫帶上海船，這兩年，合家大小，何曾放心！……」小山不等說完，即接著說道：「今舅舅既已回家，怎麼父親又不同來？」林之洋道：「昨日俺們船隻抵岸，正發行李，你父親因革了探花，恐惹鄰恥笑，無顏回家，要到京裡靜心用功，等下科再中探花才肯回來。俺同你舅舅再三勸阻，無奈執意不聽。今把海外賺的銀子，托掩送來，他向京裡去了。」林氏同小山聽罷，不覺目瞪口呆。唐敏道：「哥哥向日雖功名心勝，近來性情為何一變至此？豈有相離咫尺，竟過門不入？況功名遲早，何能拿得定，設或下科不中，難道總不回家麼？」林之洋道：「這話令兄也說過，若榜上無名，大家莫想他回來。他這般立志，俺也勸不改的。」林氏道：「這怪哥哥不該帶到海外。今游來游去，索性連家也不顧了！」林之洋道：「當日俺原不肯帶去，任憑百般阻攔，他立意要去，教俺怎能攔得住！」

小山道：「當日我父親到海外，是舅舅帶去的；今我父親到西京，又是舅舅放去的，舅舅就推不得乾淨了。為今之計，別無良策，惟有求舅舅把我送到西京。即或父親不肯回家，甥女見見父親之面，也好放心。」林之洋被小山幾句話吃了一嚇道：「你恁小年紀，怎吃外面勞苦？當年你父親出遊在外，一去兩三年，總是好好回來。俺聞人說，他這名字，就因好游取的，你只細想這個『敖』字，可肯好好在家？今在西京讀書，下科考過，自然還家，甥女為甚這樣性急？嶺南到彼幾千路程，這樣千山萬水，問你令叔，你們女子如去得，俺就同令叔送你前去。」

唐敏聽見林之洋教他同去，連忙說道：「據我主意：好在將來姪女也要上京赴試，莫若明年赴過郡考，早早進京，借赴試之便，就近省親，豈非一舉兩便？況你父親向來在外閑散慣的，在家多住幾時，就要生災害病，倒是在外無拘無束，身子倒覺強壯。他向來生性如此，也勉強不來。當日父母在堂，雖說好游，還不敢遠離，及至父母去世，不是一去一年，就是一去兩載。這些光景，你母親也都深知。姪女只管放心，他雖做客在外，只怕比在家還好哩。」小山聽了，滴了幾點眼淚，只得勉強點頭道：「叔父吩咐也是。」

林之洋將女兒國一萬銀子交代明白，並將廉家女子所送明珠也都交代。唐敏款待飯畢，又坐了半晌。因妹子、甥女口口聲聲只是埋怨，一時想起妹夫，真是坐立不安，隨即推說有事，匆匆回家。把燕窩貨賣，置了幾頃莊田。過了幾時，生了一子，著人給妹子送信。

林氏聽了，甚覺歡慰，喜得林家有後。到了三朝，帶了小山、小峰來家與哥嫂賀喜。誰知呂氏產後，忽感風寒；兼之懷孕半年之久，秉氣又弱，血分不足，病勢甚重。幸虧縣官正在遵奉御旨，各處延請名醫，設立藥局，呂氏趁此醫治，吃了兩服藥，這才好些。林氏見嫂子有病，就在娘家住下。這日，小山同婉如在江氏房中閑話，只見海外帶來那個白猿，忽從牀下把唐敖枕頭取了出來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